



經

世

鈔

四

仁 18
1.281
4



門仁12
錦1281
卷4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華御事之子樂

呂戴公御之御樂二月壬子戰于大棘杜在陳留襄邑縣南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

人馘古獲反百人狂狡輅五嫁反鄭人入于井杜馘取左耳也

伐之鄭人入于井而避之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林狂狡自倒其

薄人于險
者人每能

左傳經世鈔

宣華元歸宋

卷八一

來其不意

左傳卷廿金二

戟以聽鄭人之出因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
 倒戟反為鄭人所獲
 行軍之禮違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林戎軍制也昭
 殺敵之命
 於耳著於心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反易其
 想聞其政令
 倒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類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
 百乘林蓋甲士三百人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林賂半入鄭國時鄭人以宋納賂
 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得乘亂逃

歸立於門外告而入林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元
 懼賂畢而中變也情勢固有然者然殊失大臣見叔牂
 之體若晉叔向魯叔孫昭子之徒決不爾矣
 反子郎曰子之馬然也杜見而慰之○孔尚典曰享士而親
 近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元亦自悔矣○陸
 粲曰羊斟以飲食之故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
 國之賊也執而戮之誰曰不可元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杜叔駘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杜叔
 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孔穎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
 日合是聚合言語故云猶答也
 將主也林華元為築城者謳曰睥反其目疇反步何
 之將主巡察功役之事城者謳曰睥反其目疇反步何
 其腹棄甲而復杜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三專經世少宣華元歸二卷八二

西才反賈逵云白頭貌思多鬢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杜那猶何也林棄甲則何害鍾
者滑稽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皮雖多亦可惜
得妙皮字皆音華元曰去之為句夫字屬下助語舊夫其口
婆以叶韻杜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有大臣之
眾我寡度亦是止諫妙法○魏世傑曰元當時只宜伴
若弗聞而過不應使驂乘相復待其再
侮而後去則國政之喪體失法多矣

趙穿弑靈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而杜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菴本杜菴以草使婦

人載以過朝林不欲令人知之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

之杜士季即士會二臣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此進諫之法然有合力

進言貴留餘地者人始或見理未明不從此人之諫既

見彼人亦諫乃知眾心之同而漸悟者又有本不樂從

礙於情面暫時許諾久而漸三進及溜反而後視之

變者此所以貴乎有繼也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前也公知曰吾知所過矣將

欲諫故伴不視林溜屋雷即中堂也

三傳經世少宣

絨靈公一

卷八三

改之急急先說非是認過總不使他開口絮聒以認過為護過又是一種不可與言學術比拒諫人更狠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杜詩大雅袞君之上那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林仲山甫宣王之相

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杜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驟

諫公患之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于此不能行廢置則當從容以處之驟諫不

而已已殺身使鉏麇杜晉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杜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麇固義烈之士也使

問則當反

告靈公力

為調護不

聽自殺以

悟君可也

不猶賢于

竊歎而觸

槐以歿與

彭士望曰

田獵之頃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歿

也觸槐而歿杜槐趙盾庭樹然則麇之刺盾必靈公

也不然能知此理者始當不受命受命亦逃而去之矣

豈片時恭敬果足回天哉平日不早偏是此秋九月晉

日纔早可見天之曲全善人有許多巧妙處

侯飲趙盾酒伏兵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杜盾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素口反夫

葵焉明博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杜責公不

以犬為鬪且出提彌明歿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

桑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見靈輒杜晉餓問其病曰

三傳卷廿少宣

絺靈公二

卷八回

見道旁病
人輒問及
是大臣細
必處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杜宦學也未知

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尤感人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為公介杜甲最簡捷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不告姓名固高單拈出此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丘維屏曰左傳序鉏麇爾明靈輒三人較

悚意摹寫左傳只如將閒事零碎收拾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杜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彭曰上敘晉靈

甚妙宣子未出山而復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竟林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詒伊感杜逸其我之謂矣林言我因懷戀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林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

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亦非兩事不可與此相牽宣子使趙

穿逆公子黑臀徒問反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

宮初驪姬之亂林在僖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杜宦

為置田邑以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杜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

政為公族大夫其庶子為公行。杜庶子妾子也晉於是其有公族。餘子

公行。杜皆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杜括趙盾異母弟趙曰

君姬氏之愛子也。杜趙姬文公微君姬氏則臣翟人也

公許之。杜盾翟外孫也姬氏逆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使屏季以其故族為

公族大夫。林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盾

之適子為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不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勢自如此

魏禧曰穿之弑雖非盾使盾必知情而不禁觀宣子

不然之對是有良心人認不得辨不得口語也其奔

也則知其非使也其不討而用以逆黑臀也則知其

知情也然盾之得罪皆由於以義匡君為社稷之故

情不得已亦欲效古人變置之義故春秋雖書盾弑

君而孔子初未嘗等之亂臣賊子之列故曰為法受

惡惜也然若後世司馬昭之歸罪成濟隋煬帝之殺

張衡則惡愈好而風愈下矣○觀華元之羊羹趙盾

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

以壺殮免死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炙獲免於難故中山君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在大小在於傷心富貴之家輕忽微賤而不恤其饑寒積習成性雖數歲童子莫不尊已卑人驕蹇自奉者一旦遇變舉親戚童僕無一足恃之人閭門駢首以待誅戮而已可不鑒哉

彭家屏曰趙盾倉卒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是穿之弑君在盾出奔之後盾烏從而知之而春秋坐以弑君之罪者以盾反不討賊有死君之心也而又使

穿迎黑臀於周是使賊也其亡君之心益朋矣此春秋誅心之法也許悼患瘡飲藥而死殺許悼者庸醫也而坐許世子止以弑君之罪者以既不擇醫又不嘗藥其父由世子之不慎而死此春秋辨晰精微之旨故謂非聖人不能作也所以爲人臣子者不知春秋之義每陷於大惡而不知趙穿弑君經書趙盾亦推見至隱之意與許世子書法相同而魏氏以爲盾必知情是誣盾也非春秋之微義也且當許悼患瘡之時醫誤以藥殺之亦可謂許止知情乎若知情而

書弑則春秋之作夫人而能之矣何待聖人耶然盾之所以不討賊者大約有三靈公無道將危社稷古人尙有變置之道故急于迎君而緩于討賊一也被巧出奔幾不免于死今既遇弑亦得紿已之難二也趙穿周親情有所不忍三也由是三者遂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能辭如以為知情而不禁則失實矣豈聖之所謂為法受惡哉是不可不辨也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遂至於雒觀兵

於周疆杜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林周都洛陽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杜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杜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杜使九州之牧貢金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形使民逆備之杜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也杜若順妖怪不螭反魅罔兩杜螭山神獸形

順之物螭反杜螭山神獸形魅罔兩杜螭山神獸形

讀此乃知鑄鼎之利民用古聖人不作無益如此山海經非徒

山川之精物也。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杜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商。紂

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林言有所致止之時。成王定鼎於郊。古

反。鄆。辱。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魏禧曰。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辭令

一道。

鄭子家弑靈公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杜穆公太子夸也。林鼃似鼃而大。公子宋與子家

將見。杜即子公歸生。子公之食指動。杜第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杜欲使指子公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杜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

於公。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妙語說盡古今。

姑息之弊故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魏禧曰歸生專鄭有年權本其所自有而懼譖以從弑自陷首惡故曰權不足也然則歸生足於權奈何當子公來謀吾度其勢之不可以諫誨也則陽與之合卽而圖之殺子公易易矣賴韋曰國法首亂者死吾實討賊而君以爲吾作亂奈何曰吾與之盟使子公定其書就盟所誅之以其書見於君而自請專殺之罪其可矣雖然忠君者不顧身使子家蒙冤以死於討賊不猶愈於被弑君之惡而受斲棺之罰哉

魏祥曰趙穿弑靈公實爲趙盾之故而盾亦既知之故不書穿而書盾弑所以誅意也今弑君者意與事皆係子公而歸生乃挾而相從何以置子公而書歸生蓋子公必待歸生而後敢弑則所以成其弑者實歸生矣然靈公非真欲殺子公也觀其至夏而猶不殺且子公尙可以譖子家則子公之逆謀亦可勸諭而止矣乃始則妄比爲畜終竟從人弑之非歸生之罪而誰罪也

熊頤曰宋仁宗暴疾文彥博與劉沆同宿殿廬有禁

卒告都虞侯欲為亂者彥博廉得其詐請沆判狀尾
斬卒於軍門帝疾愈沆密奏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乃得免吾師所云先令子公定書最是大
臣濟變保身良法於最倉卒中思慮精密如此也
彭家屏曰叔牂以頒羊不及而僨師子公以食餽不
與而搆難小人之情之不可失也如此然詩不云乎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食物之薄者而失德招尤
胥在乎此鄭靈食諸大夫以餽召子公而不與其亦
有未盡道者歟

鄭襄公將去穆氏

鄭人立子良杜穆公庶子○按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杜襄公堅也襄公將去
穆氏杜逐羣兄弟而舍子良杜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杜何為獨留
力理有乃舍之皆為大夫○數語有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越椒之亂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杜子良之兄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林子文皆

楚若敖氏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何不言於王而殺之此時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班杜子

揚為令尹。子越即子越椒為司馬。為于為賈為工正。譖子揚

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

三傳經世少宣 越椒亂一 卷八上

子文亦且泣有聚族而行之語

左傳紀世金四
處子越又惡之林椒既為合尹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
贏於轅陽而殺之杜固囚也伯贏薦賈也轅陽楚邑
能相容又能容為賈乎人有至戚使我害之其人他日
必然害我賈智士乃貪富貴而聽之所謂利令智昏信
矣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子為質焉弗受杜烝野楚
邑三王師於漳澨杜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
戰於臯澨杜臯澨楚地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芳扶反著直畧反
於丁寧杜伯棼越椒也輶車也鼓跗及於鼓跗也又
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
車轅及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林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杜國名林若敖楚之八世祖生鬬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於邲邲即鄭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

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名今湖廣雲夢縣境虎乳之丘維屏曰與熊狀豺聲相掩映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賈充以女妻韓壽亦此智也實為合尹子文其孫箴尹

克黃杜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

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林雖奔他國不受君天也

為賈溪慙作父克黃

左傳紀世沙宣越椒亂二卷八三

不媿為孫

本傳卷十金四

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林司敗即司寇。此高允之流也。然為黃者如歸父之壇帷而復命乎介可也。世倣曰黃亦知莊王賢必赦之而為是歟。高允謂翟黑子曰。明主可以理干。此類是也。不然非已之罪逃而全宗何不可。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文若殷終以子於霍氏所以為寡恩也。

楚復封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女乙服以戲於朝。杜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洩

治。陳大夫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淫佚之事原屬曖昧。夫陳大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曖昧且不可況宣乎。

宣則恥心蕩然。紀法大壞矣。如楊廣且聞不令。君其納

唐立皆是明白。宣淫終蹈亂亡之禍。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杜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

謂乎。舊註上辟字邪也。下辟字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

孔子之言。若解云。民多邪辟。則若不可立於十年。夏陳

胡氏曰之
離效忠其
覆盆子
哀請殺改
之後子故
仕於孔子
之門治之
姓其忠諫
不可立而
去可也其

三傳巫士少寔

楚封陳一

卷八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

叔肝善矣

○禧安胡

論是矣然

此只有微

子去之便

無比干諫

而少者孔

子並稱三

仁論正無

辨

穆交熙曰

叔時復命

不言欲王

詰之乃得

盡言古人

進言之法

如此不然

君方自多

其功而已

即強諫以

拂其意則

其利未有

能入矣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

女林微舒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杜靈公即位於今十

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五年微舒已為卿年

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杜少西微舒之遂入陳殺夏微舒輶

諸栗門杜輶車裂也因縣陳杜滅陳以陳侯在晉杜靈

成公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蹊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

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

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

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謂

取人物於其懷而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杜州鄉屬示討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書有禮也杜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

善其得禮○凌稚隆曰致亂之臣國所

楚封陳二

卷八

七

不容故春秋書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辭也左氏以為有禮謬矣

胡安國曰為楚莊宜何如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後去其庶幾乎

王樵曰誘君淫戲於夏氏者二賊也殺洩冶者二賊也激徵舒射君者二賊也以陳餌楚幾滅陳祀者二賊也二賊之罪甚於徵舒楚莊若正天討所當殺不待時而反納之於陳此伯業所以不敢望桓文哉
義士高
禧按宋昭公無道宋子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又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楚伐鄭許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楚伐鄭取成於晉卻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杜鄭國人皆喜唯子良杜襄公弟棄疾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老○成○高○見○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杜辰陵

厲之役鄭伯逃歸杜在十一年自是

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杜為明年

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

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

三傳經世少

伐許平一

卷八七

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力鳩于

大宮杜臨哭也犬且巷出車吉杜出車於巷示將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陴城上僻倪皆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杜塗方九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示服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

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杜周厲王宣

王鄭之所自

令好

可知驕亢
之人必為
衆之所棄

出也鄭桓公武公使改事君夸於九縣林楚滅九國以

始封之賢君也為縣願得比之

○楚滅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林

望得六〇規〇模〇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杜退一舍潘尫烏黃入盟子

良出質林潘尫楚大夫

彭家屏曰鄭介晉楚之間為兩國必爭之地服楚則

晉至服晉則楚至春秋之世被兵最重者莫鄭若也

然欲兩擇而一從之則無如與晉晉為同姓之國壤

地較楚為稍近若明結晉人同力禦楚楚師至則堅
壁清野竭力拒守以待晉援庶幾其有瘳乎乃計不
出此而曰與其來者可也又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如是而謀國是輾轉召兵耳宜其憊矣

晉敗于邲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代先穀佐之杜彘

士會將上軍杜河曲之役趙盾為政將中軍杜代士會代將上軍杜代

克佐之杜卻缺之趙朔將下軍杜代欒書佐之杜欒盾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杜皆趙盾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杜荀首林父弟韓厥為

司馬杜韓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杜桓子林楚歸而動不後林待楚師

兵以伐鄭未為後時杜已破鄭晉不能救鄭之服隨

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倍隨

左氏于大國卿師選命之際必詳如此所以立事之綱領而其用之當否公私皆于此覓

武子杜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杜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計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徒木反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杜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

始更為此陳杜諒也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

矣為敖杜叔放為宰杜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尊杜辱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合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一段衍登似國語以篇長不事

慮有無也茅明也或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

物而動杜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杜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杜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杜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

役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威儀之等差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杜仲虺湯左相洵曰於烏鑠王師遵養時

晦杜詩頌篇名樂美也言美武王能也致討

昧武曰無競惟烈杜武詩頌篇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杜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林兵師之

力之勤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矣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非丈

子曰楚歸而動命為軍帥而卒於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以中軍佐濟林中軍佐菟子所杜荀曰此

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兌下坤

而之臨初六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杜此師卦執事順成為臧

逆為否林凡執事之人順命眾散為弱杜坎為眾今變

川壅為澤杜坎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律法也

法以治入若失法而弱且壅則法將從而加於已矣與

爾躬所謂有律以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杜竭敗也坎

如已也諸註未是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變為兌是法

敗盈而以竭林水以盈為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杜水遇

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杜水變為澤乃成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杜譬菟子之違果遇必敗菟子尸

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杜為明年晉韓獻子杜韓謂桓

子曰菟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

百先穀誅
之夫先穀
剛愎豈肯
聽召受誅
命司馬追
斬之可也
然春秋時
無專殺命
測之法則
委穀于敵
為近之
孔之達曰
委穀于敵
亦罪在元
帥遣司馬
追而格之
似更近是
○先穀之

罪在干欲 戰而無備 桓子之罪 在于不微 戰而無備 丘維屏曰 春秋時雖 不見專殺 國卿然猶 陽之役知 營謂優句 曰七日不 克必爾取 之是自有 取卿之法 矣林父安 得徒委先 穀于敵耶

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杜合鄭屬楚事 故曰失屬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 軍皆

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此等老世故見識却最誤國事

干鄆杜鄭北地林沈尹將中軍杜沈或作寢寢縣也 今汝寧府城東平輿故 城

是子重將左子反杜公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杜參伍奢 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

欲大約賢者必愛民而惡兵故桓 子欲還武子曰善叔敖弗欲也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林言食其肉 不足以致參曰苦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已維屏曰 菀子伍參 相照一徇 中軍佐而 取一聽嬖 入而勝作 者兩為難 綴精神方 是良史大 有次大手 筆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杜迺車南鄉 施軍前大旆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林言林父 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皮 通

反杜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林其上中下 三軍之帥欲

專其所行聽而無上眾誰適丁歷 從先穀不用命故三 帥不得專行三帥

不得專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上故曰眾誰適從舊註未是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令尹 則竟南轅王病之必告令尹而改北 次于管以待之晉 莊王之禮賢臣大臣之執國事如此

師在敖苦交 反之間杜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管叔所 封也敖鄆二山在榮陽縣西北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晉楚爭鄭 鄭義當從 晉然楚莊 破鄭可以

滅鄭而舍
之所當終
莊王之世
畢志服從
者也旋與
楚盟而還
通晉師特
首風之見
可謂負恩
兵禍連延
有自來矣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林鄭師為楚師必敗箠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
晉後繼之變武子杜欒曰楚自克庸以來杜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
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粉反必路藍
縷以啟山林杜若敖蚡皆楚之先君筆路柴車藍縷
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或曰藍縷
衣破而縷藍藍然而縷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

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古曠反杜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姜希轍曰按周制車十五乘為大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五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此說見唐太宗李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靖問對注疏說誤於昏林每日左右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而止
於昏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而止
官序當其夜杜內官近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杜師叔潘厓為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
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杜知季莊子也原趙

同屏趙莊子趙括趙莊子杜趙曰欒伯杜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杜實猶楚少宰杜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杜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杜王穆王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

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杜謂侯敢拜君命之辱彘

子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以致晉師杜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杜此言御車御靡旌摩壘而還杜靡旌

也杜此言乘車左射以鼓杜反留

左車左也杜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杜尺鞅而還杜兩

掉正也杜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杜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杜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致師之言車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杜營壘折馘取其左

耳執俘取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

從旁夾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杜在安世曰此射法也三角

三傳經世少宣

敗鄭六

卷八

又有一矢
故特為雀
容以欺敵

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退二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
左角先射其馬馬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
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有
中路之鮑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
少其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林樂伯矢盡麋興於前射麋
麗龜杜麗著也龜背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林蓋射麋以
善言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
求免不復晉魏錡魚綺求公族未得杜錡魏犇子欲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林父既不
能制先穀
矣而復使
二憾往何
哉卻克見
及此而不
與完帥謀
之又何也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杜潘黨潘命去之趙
旃杜穿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杜卻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箠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
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
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林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箠子不可
杜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帥將也覆
三專巫世少宣 敗邲七 卷八 五

○先敘後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杜言魏錡致者必當有牽連之

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法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且叙乘廣此斷續之法所畏也

駕日中而說舒銳反杜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更

各有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

搏之得其甲裳杜得趙旃之甲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輒徒溫車杜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

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

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杜元戎

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林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

在經所以書工尹齊將右拒杜言餘軍皆卒以逐下軍杜言餘軍皆

拒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言餘軍皆

名今襄陽府棗陽縣上唐鄉里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獨濟之後有可以救

此詩一鼓以奔楚師勝負未可知也古之御陣亂濟千百中未有一不敗者余作如論曰先穀獨濟之後有可以救

宣敗邲八卷八

敗者而林
父不知也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杜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曰：待諸乎？杜駒伯卻克上軍佐也。林待楚來與戰。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詢生民，不亦可乎？杜

奔為紛詢不戰為生民。此殿其卒而退不敗。所將卒

分詢義高與韓厥之論不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此篇專用
閒事點綴

以終。杜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以乘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杜兵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屣杜還便

反。杜甚教也。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杜還便

願大旗也。拔旆投衡。願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晉

上使不祝風差輕。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出險乃顧楚。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人而慢之。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人與其二子乘謂

其二子無顧。杜不欲見趙旆。願曰：趙僕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惡旆是已。以殺二子為忍。授趙旆綏以免。杜

轡也以車綏授趙旆。亦不可。明日以表尸之。木取其尸。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反。於耕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杜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杜知莊子下。每射抽矢。菽納諸廚子之房。杜箭廚

人有躁動
輕生甘于
一擲者視
其身不若
藪矣不可
苟射諫君
過攻小人
者不可不
知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杜蒲楊柳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杜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久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杜楚士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地○杜鄭
河南鄭晉之餘師不能軍杜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杜
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重輜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杜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杜京大
也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杜文便○自○不○同○引○証○亦○不○同○可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莊王此語
幾于王者
蓋高出桓
文之上

載輯千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杜武頌篇名耆致也言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杜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
使天下歸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往求安定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杜危也而安人之
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林告服鄭勝

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古者明

主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杜鯨鯢大魚名以喻今罪無所杜晉罪無而

民皆盡忠以成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杜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林石制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杜

也及子服杜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

忙中偷閒
略一斷續
入救林父
二段大議
論

如楚杜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杜士渥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僖公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杜子玉猶在憂未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矣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林父

不當殺者全在此不然徒欲收後效而喪師一切可赦

則國無復律矣數語可為千古赦罪之法先穀旃錡

公喜而後
可知也不
覺其見于
色曰莫余
毒也已不
覺其出于
口寫出憂
危後一段
警言俛俛
之情活活
如見

三傳經世少宣

敗鄭十一

卷八

三人不殺
可謂無法
復其位。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魏禧曰一篇敘事是零零碎碎到末却以七德及免
林父作二大段文字收拾古文或前散後整或前整
後散多用此法

邱維屏曰此文如高山大川雄偉中自有神工結聚
處評者以碎而完板而靈言之所見小矣○看他兩
國收處楚最得勝收在不築京觀晉最敗收在不殺
林父俱轉換乾坤處

楚圍宋

楚子使申舟杜即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假道不請

亦使公子馮皮冰反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

諸之役惡宋杜文十年楚子田孟曰鄭昭宋龔杜昭明

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杜犀

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申舟知宋之必殺已而王

強使之以死雖怒而圍宋何益於舟徒殺一臣殃兩國

之民而已莊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以我比其邊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

鄙我之亡
虛名也伐
義之亡實
禍也理甚
易明特宋
人憤怒而

為之說耳

左傳經世金五

室直結皇杜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林蒲胥楚市名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春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於晉林楚自前年秋晉侯欲救之伯宗杜晉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林堙馬不及

當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

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詬天之

道也杜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

喻彭士望曰王導謝安得力學問南宋人却誤

用之以勢則不敵以理則當救故爭長諸侯則以養晦

恤民之義為主若救患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故

不爭鄭可也不救宋不可也伯宗所言君其待之傳遜

自是名論達識特不當言於此時耳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杜反言不許三而許之先不許而後許

矣人知其以知成忠而不知其以忠成知登諸樓車使

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車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

師將至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三傳經世少宣

楚圍宋二

卷八三

公羊子曰
莊王圍宋
華元子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杜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以見殺為考，終命妙古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林歸于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杜在宋積九月，申犀不能服宋故。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林無畏申舟名君前臣名，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故名其父。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彭云：後世築圍分屯之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出相見子
反曰子之
國何如元
以病告子
反曰噫甚
矣，儻雖然
吾聞之圍
者，拊馬而
探之，使肥
者應容是
何子之情
也。華元曰
吾聞君子
見人之厄
則矜之，小
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
吾見子之

病告。杜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用之。華元蓋用此術，得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林子反既為所劫，又聞其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辭強，故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賴韋曰：觀楚築室反耕，猶未得取宋要領。古人尚有唱籌量沙以誤敵者，今欲劫子反而乃以病告，不大失乎？卒以退師，全國何哉？蓋宋之危迫，雖微元之告，楚亦可意而知。使元乘劫制之勢，張宋之威，以恐喝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而告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平遂去之

子反子反即懼而與盟既盟之後各歸其軍元復能制其死命乎即殺子反而益楚怒無補於宋之亡故為華元者惟有以病告耳宋既病而猶不肯為城下之盟則人必有致死之心夫以將死之人而懷必死之志楚雖強安能敵之子反知宋病而必不可取華元之情實而勢偏情實則動勢偏則懼安能不退師三十里而與之平哉燭之武告秦師亦不以亡鄭為諱是故以情實為濟變之方者變之正而實變之變者也

丘維屏曰傳于楚莊圍宋之初三志其勃然之狀氣槩英武可以想見然須看其解揚以執信欺之而舍而弗殺華元以登牀劫之而退而與平乃真英雄舉動也

彭家屏曰解揚曰死而成命下臣獲考是以見殺為考終命也晉劉沈曰菹醢之戮其甘如薺是以見殺為如獲甘旨也語皆奇創激烈足以感發後人

晉滅潞敗秦

潞子嬰兒之夫人

杜潞赤狄之別種子爵嬰兒名。今潞安府潞城縣。

晉景公之

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杜酆舒潞相。

晉侯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

杜雋絕異也。

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

彭士望曰：左氏借雋才二字發。

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杜仲章潞賢人也。黎

才二字發。

氏黎侯國。棄賢人亦為致伐之罪。妙禹數有苗曰君

揮罵世十

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晉殺竇華而孔子反白公殺管齊

分深刻痛

脩而沈諸梁入賢人之係於人國如此。○棄賢奪

快止是十

地應為兩罪。而此井言之者，豈二事原相關耶？

惜分投醒

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彭云雋才行徑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知果論智伯五賢一不仁同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杜審其政令若之何待

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林謂狄有辭也而討焉毋乃不

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又以眾字陪才說妙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杜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杜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林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故文反正為乏

盡在狄矣。林文字反其正則為乏字晉侯從之六月癸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潞在豐舒反滅

借舒以奪人國耳與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彭云雋才結局。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

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

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秦伯親伐晉可謂大敵見臨而

大師乃畧狄只遣偏師應之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也亦

見間謀立黎侯而還。杜狄奪其地及雒。杜晉地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杜武子魏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鍾惺曰必嫁是

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顆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

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邱維屏曰治亂二字為千

古孝子開兩大路其功不小○禧按孝及輔氏之役顆

經從父之命豈得為孝已暢發此旨矣

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之怪讀之自覺可喜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誌怪者但覺是小說下話柄令人厭而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亢也杜回躋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杜傳與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杜士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杜伯桓子字郊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杜叔向父說是
 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周書康誥言文王
 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
 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杜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

濟丘維屏曰如此用賞意思最深長左傳亦縷縷不休

會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杜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林帷幙帟也。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杜

克跛而登階故笑之。彭士望曰：公穀俱極力描寫左只一登字畫出跛神不覺失笑。又云：左氏每紀此等

以見嬉笑怨毒之甚。獻子怒。即郤出而誓曰：所不此報不可不謹微而慎忽。

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杜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杜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

政有以。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杜晏弱桓子

沮之。左傳經世沙宣。會于斷道一。卷八三。

故使四子及歛孟高固逃歸杜聞郤夏會于斷道地

討貳也盟于卷楚杜即斷道齊人執晏弱於野王地屬

南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扶云皇使見晏桓

子杜賈皇楚鬪椒之子楚滅鬪氏而奔晉食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杜不見禮待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歛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歟焉林寧來會

而歸歟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恐二子於
二地豈來
有先後隨
所至而執
之耶

此與齊由
之對楚同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

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杜反者高固謂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杜緩不拘執使得

能脩禮諸侯所以貳○不明遣之以謝齊而緩之使逸

秋八月晉師還林君行師從故斷范武子將老杜老致

受隨故曰隨武子後道盟歸稱晉師還召文子杜士會之曰燮乎吾聞之

更受范復為范武子怒也詩曰杜詩君子如怒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易遷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直是乎。杜豸反。解也。

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身處亂世之道無過此。語非迂非泛也。

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魏禧曰：凌氏謂武子假郤克之權以逞志，懼其逼已耳。所謂善自為謀而非忠於謀國者，然其逞志不過

伐齊，伐大國以立威，在當時不以為害國也。故假之

權，則怒洩於齊，不假之權，則怒齊之憤不洩而亂生

於內矣。人處事勢有不得不如此者，慎毋執中正硬

板道理以責備古人而使後人無所依據也。

孔之達曰：克序當為政，武子即抑之，使不伐齊，徒傳

其蓄憾於我，而終不能使之不伐。且邲之戰，武子將

上軍，郤克佐之中軍，下軍皆敗，上軍獨全。武子蓋稔

知克之能足以濟事，必不致忿兵辱國也。特以伐齊

報私忿，身秉國政而徇人之私義，所不出。故置身事

外以聽其所為耳。其後郤克為政，晉伐齊，齊侯與晉

盟於繒，以太子疆為質，而遂罷兵。及鞏之役，乃因齊

數侵伐魯，衛魯衛各來乞師，克操必勝之勢，與二國

共奮死力，非妄以忿兵加人而倖功者。然則使逞其

志必如郤克而後可非郤克則不可也蓋加於子文一等矣

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杜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謀亦善公薨所遭不幸

當有洩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的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杜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

大援也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文子本欲借題以去歸父又將前弑逆事推卸乾淨

一舉兩得後世巧猾老宦每能如此文子三臧宣叔怒

思後行當以是也然此事豈可聽人所使耶臧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何

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

三傳卷十七

歸父奔齊一

卷八

東門氏

杜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陸粲曰宣叔季氏之黨也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必有好人左

右之○始之正言以自表既之助

惡以奉勢後臣朝臣亦多如此子家杜歸還及笙魯

壇善

帷復命於介杜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命袒

括髮

林袒衣以麻約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杜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魏禧曰歸父遭逐而有禮不亂不懾所以可法○凡父死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大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禮去之宣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以為悖父胡氏以為忘父允當然其權在行父宣叔

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孔尙典曰欲去三桓而洩其謀內無心腹輔佐君側輕身聘晉即令公不薨亦將有內亂而挾君以逐東門氏者嘗疑宣公之死或亦季文子臧宣叔弑之觀公薨而即言於朝以逐東門氏是其處心積慮者久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終

左傳經世鈔

宣

歸父奔齊二

卷八

四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臧宣叔備齊

元年春為齊難故作邱甲

杜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聞齊將出楚

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師夏盟于赤棘杜晉地與晉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杜

賦車馬治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也林解

魏禧曰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燎然何等筆力此為戰國諸策之祖然國策遜其高簡

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齊

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

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築戰事○此關

可強通者闕之為當彭士望曰讀古人書有三要曰論

世曰逆志曰闕疑○初石成子欲還及敗而身禦齊師

賢者舉動每如此稷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眾懼盡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杜止此為且告車來甚眾杜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

次于鞠居杜衛地林齊師知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杜守新築

夫救孫桓子即良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賞于奚

辭請曲縣杜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步于纓以朝

許之杜繁纓馬飾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杜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

國命各自詣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杜城濮在禧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無能為役使請八百乘許之杜

萬杜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范文子欒書將下軍杜

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杜臧

乞師先歸故往逆杜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杜

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杜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

彭士望曰
克鑿却不和而敗故
期必勝

左傳卷十金二
為非知其非以為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死者一屈
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
事殺人以徼其旨則皆分謗之說啟之也然遇事勢亦
間有可行者○賴章曰救曰徇反覆倏忽何以為軍
政蓋事在公者其氣直事在私者其情曲克以煩人之
笑濟河自矢吾欲逞志而牽帥諸大夫不委曲以深結
其心則不可以得其死力是故馳以救之者市恩軍士
也既斬而速徇者懷私軍佐也甘苦休戚以示其相共
相恤之意然後可以使之效死而為我用雖然鞏之戰
亦君事也克以國法正君事何為不可而顧曰分謗則
亦止於分厥之謗
也况不可分乎
師從齊師于莘杜齊地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靡音摩笄音雞杜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晉師和銳
如此以當
驕狂之齊
安得不勝
穆文熙曰
張侯數語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築杜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杜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鞌杜齊地去齊五百里邴夏御齊侯
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杜中軍將自執旗鼓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左傳卷十金二
成
鞌三
卷九
四

能令創者復起得兵家作氣之法此戰全以勇銳勝別無兵法若敗邲之戰亦如是

殷於開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殿患杜甲執兵固即歿也杜即病未及歿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字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卻克間張侯之言乃左手并執馬轡右手援鼓槌而擊鼓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林繞華不注韓厥夢子輿林韓厥父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自非元邲夏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曰射其御者林邲夏以御者居中故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杜齊侯不射其左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其毋張杜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杜寓寄也乘從左右林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不杜寓欲使韓厥俛杜俛俯也定其右杜俛俯也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立其處韓厥追齊君不知尹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車中一語繼下韓厥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申說已自曉然文筆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之妙擬於化工矣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位居公將及華戶化泉驂絰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林驂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林氏曰紀
信証楚事
祖此惜不
得為晉人
之免耳

左傳卷廿二
推車而及杜丑父欲為韓厥執繫張立馬前也執之示
修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
之職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杜言欲以己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丑
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欲使公因
而走逸彭士望曰厥亦疎此時豈容人下車耶鄭
周父御佐車杜副宛莜扶廢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
出杜重其代已故三人晉軍求之報前廟後在此一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
師之前則將士爭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護齊侯而不敢退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師免之杜狄衛畏齊之強故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
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
還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
矣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
矣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
意在言外婦人羞於問夫故爾如穆氏乃奔杜走齊侯
言意不及夫而乃惜餘人尚得為賢耶

左傳卷廿二

成

卷九

六

輕勇人一
入敗塗地
不能自主
如此

以為有禮杜先問君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杜主
者予之石窳力救反杜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
擊馬陘杜邱輿馬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彥玉磬與
地杜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林客謂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杜同叔蕭君
祖父子女也難斥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壘畝
言其母故遠言之奇對曰蕭叔同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晉不說君母他偏說君母漢高吾翁若翁之言
對論者紛紜守理者全非之策事者全是之皆未得其
平蓋其得在吾翁若翁而失在分一杯羹若曰吾翁即

皆以王命
先王壓之
而引詩以
為証

若翁汝欲烹若翁吾其如汝何則善矣彭家屏曰漢
高祖索羹之言雖屬恢達究非綱常大義使項羽一聞
此語遂烹太公於俎上遂分杯羹以予高祖隨執此布
告天下曰漢王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
罪則高祖身負殺父之名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安能
與之爭天下哉高祖之口出大言以吾親輕于一擲其
對此不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遠甚矣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杜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杜詩小雅或南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杜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杜禹

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

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由反杜詩頌殷湯布政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杜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杜畏君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火背城借一城下復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杜諫卻克曰齊疾我矣其歿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杜齊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杜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林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

三帥讓功
語意各各
不同各有
情體
魏禮曰
之役諸卿

鄭各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
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杜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候晉師歸范文
子後入武子杜士會也曰無為猶言後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杜卻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勞三帥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杜范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欒伯

晉讓見晉
之復振鉄
之役諸臣
皆誇見晉
終衰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杜欒書下車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勝
齊丘維屏曰以前極力摹寫齊敗晉勝至後以齊處
敗而賓媚人能執禮以自奮晉處勝而諸大夫能推功
以交讓二事收之寫局面轉易處意境便自暗換古人
序事文字
之妙如此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度所留辭于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
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笄簪也

韓范曰齊雖敗而有氣故其國不亡

彭士望曰比讀春秋傳至成襄之際范武子之杖擊范文子之戈逐孟獻囚子之事子國為戮之語而嘆古人家訓之嚴國俗之厚不可及也才慧子弟不患其英銳不足而患其發露無餘怙才以滋罪賈誼之氣不平王勃之名太著尙致夭折他可知也為父兄者困之於獨以斂其才辱之於衆以柔其氣則器有善藏而鋒以時用彼句之知禮僑之追盜爨之居後而不伐佗之改行而為儉其所以大有造於子弟則

父兄之為也而吾尤感於季文子之待佗矣示之以德榮華國之言廣之以衣食養惡之念優之以度而不怒措之於辭而甚和而猶必以告獻子焉及聞其改過則用以為上大夫不私其同官之子而卒磨礪之俾國家更收一人才之用大臣用心當如是矣夫佗之才非有及於僑爨也文子告於其父囚之七日而共儉以終其身曾不憾文子而深仇之而更師其行古人之中才猶足以為今人之上哲淳風悠邈可勝慨哉

彭家屏曰嘗讀內傳鞏之戰而知韓厥之忠且智也齊師既敗齊師逢丑父見事勢危急與齊侯同車而易位韓厥及之執繫馬前再拜稽首是已明知其爲齊侯矣丑父貌爲齊侯詐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齊侯因以得免說者以此譏韓厥用智之疎豈知厥之用心者哉夫兩軍之前死生存亡判在呼吸何暇取飲其取之必詐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卽不知取飲者爲齊侯而既與侯同車必齊之上佐也豈有聽其下車逕去之理其聽之去也蓋明知其爲

齊侯而若爲不知也觀丑父就執之後齊侯三入晉軍以求丑父狄衛之師皆陰衛之而不敢加害是兩國之卒皆識其爲齊侯矣以厥之智烏有不知反出狄衛徒卒之下哉其若爲不知而聽其逸去者何也齊東諸侯之大者也執大國之君辱莫大焉齊人必另立賢君而致效力于晉非晉之利也且晉之所以屢軍中原者特以求諸侯而爲霸主耳非有強秦兼併之志也旣不能滅其國有其土徒執其君何爲若執之而歸將焉處之其殺之也亡國之君等于匹夫

殺之是殺匹夫也以匹夫之故而召兵智者不為也其返之也返之必報也不返亦必報也將無施而可晉向者嘗執衛君矣今又執齊侯是動眾諸侯之怒也堅大國之仇結天下之怒何以立國此厥之所以聽其逸去而不重為晉國憂也其不直其為齊侯者何也既已直之非厥所可釋故丑父而齊侯之則齊侯之執而獻之可也甚矣厥之忠于謀國而智于處事也厥後鄢陵之戰厥將及鄭伯而止而不前曰不可再辱國君其此物此志也夫

楚共王不錮巫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

杜在宣十一年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杜巫臣為申縣公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儀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

杜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歾無後殺御叔

杜夏姬之夫亦早歾弑靈侯

杜陳靈公也

戮夏南

杜夏姬子微舒

出孔儀

杜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歾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弓連尹襄老襄
 老死於邲不獲其尸杜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杜襄老子烝焉巫
 臣使道導焉曰歸吾聘女汝杜道夏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林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杜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杜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首
 佐中軍而善鄭皇戌杜荀首佐中軍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杜王子楚公子穀臣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夫曰川計
陳語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
 許之杜聘及共王卽位將為陽橋之役杜楚伐魯至陽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杜申
 之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將竊妻以逃者也杜桑中衛風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杜卻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
 邑杜晉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林欲以重幣賂晉禁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林諫君之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

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杜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錮欒氏而齊侯不服雖聽於會而陰保之且公然伐晉矣於此益知楚共之賢

呂祖謙曰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為萬代

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屠

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魏禧曰人之納諫求有益於已而已安問其人之賢

否哉吾見朋友中有聞直言者曰汝身行何如而以

責我也其失人失事不可勝數矣夫有已而求人無

已而非人者此進言者所自盡而非聽言者之代為

盡也共王之量與識為不可及矣

邱維屏曰巫臣一片佞智用在淫冶處看是一色人

一樣事體便有一段論說中情中理忽有一個申叔

跪曉人於間處看破歸結共王社稷之固也極鄭重

莊語去看左傳點次作一篇文字處是何等手段

彭家屏曰夏姬一婦人耳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

孔儀喪陳國殺黑要滅巫臣之族致吳叛楚有人郢

鞭屍之事真人妖也詩曰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臬
為鴟不信然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楚歸知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

杜邲之戰於是荀首杜知瑩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

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

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

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而灰且不
朽只言歸
而正法外
猶不灰耳
嘗註作感
忍不朽非

春秋時賈
人多奇鄭
則數見焉
呂不韋
祖此獨不
能學其適

齊一著遂
至滅族蓋
緣初心之
公私本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灰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
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於林得請而以戮於宗亦灰且
不朽。若不獲命，許君不而使嗣宗職。杜嗣祖宗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杜遇楚其弗敢違。杜
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
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實諸褚中，以出。杜褚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杜傳言知瑩之賢

魏禮曰：此與重耳答楚辭意畧同。然知瑩之言是文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駿鋒以保身
濟事，知瑩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情。仇
禧按瑩并不作辟三舍語，為晉臣者理合如此。
彭家屏曰：知瑩之言強直而楚共禮而歸之，益以見
楚共之賢也。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不信然歟。

為道樞故
建都立國
必擇水澤
之地韓厥
之言即周
公卜遷周
之遺謀也

左傳經世妙四

其惡世汾澮二水且民從教杜無十世之利也夫山澤

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此語近寶公室乃貧杜

實則民不務本○此語奇然並是至理從來建國之利未有言及此者真有學問有識見之言不可謂

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魏禧曰余最惡堪輿家風水之說流毒萬世具論改
葬共世子中然余不信陰地而信陽基其說何也陽
基以生人受生氣故盛衰相因陰地以死骨受生氣
豈能及子孫乎是以燥土人剛濕土人柔土沃而木
蕃土瘠而草衰此以生氣受生氣之可驗者也人或

死於水或死於火暴露郊野骨肉葬人獸之腹而子
孫富貴蕃衍者此死氣與生人不相屬之可驗者也
今有木於此生於瘠土枝葉憔悴移之沃土則枝葉
茂盛以木之生氣受地之生氣此無疑矣有木生於
東岡分其蘖木種之北阜及東木既枯乃謂瘞東岡
之枯木於沃土而可蔭北阜之蘖木使蕃盛有是理
乎嘗讀詩書如周公之澗東遷西公劉之度陰陽相
流泉斯于之竹苞松茂定之景山與京從古聖賢皆
擇陽基而並不言陰地使陰地之說有之則古聖人

左傳經世妙

成

遷新田三

卷九

天縱聰明仰觀俯察無所不知而顧不知此耶諸子世僕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此非有殷河水之患又非如洛邑道里之中而舜禹不因堯都文武數徙其故何也曰是不得而考矣其不便於國與民而後出於此與然地力有衰旺如樹穀木必休之而土氣始厚天子所都公侯卿相之所萃百貨萬寶之所湊萬國舟車人馬所奔走故地力不能以常旺譬如樹當春夏開花結實璀璨的灼發皇殆盡非有秋冬之收藏則不可以更發

此趙過代田之義也然而遷都乘旺氣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古者天子宮室卑朴嬪御有數師徒不煩供億有度雖數遷而不勞民不傷財後世若踵而行之則地氣未乘而民力已殫福未至而禍先發矣故遷都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巡狩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國家非大不得已惟以衰旺聽地力而已矣



欒書從衆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杜鄭地○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杜申息楚

縣禦諸桑隧杜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彭士

晉戰每壞于諸趙肉請於武子杜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

食統袴何知國事杜欒書韓獻子杜韓厥新諫曰不可

子杜荀首范文子杜士燮韓獻子杜韓厥新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註成師以出杜

軍悉出故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

三傳經世鈔

成從衆一

卷九

三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
 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杜書
 武子曰：善鈞從衆。千古定論。按林言所見皆善鈞等
 等於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千古妙論
 如此看衆字與蘇子瞻思治論衆字更相發明。從之不
 亦可乎。又云敬德之聚善衆之主是春秋時人理學

魏禧曰：樂書之從衆，屈建之不薦芟子囊之謚王以

共仲幾之葬元公如先君公子間之讓王秦巴西之
 放麇皆反經而合乎義者

巫臣通吳晉

楚圍宋之役。杜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杜楚以爲

賞田。王許之。杜取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爲賦。杜言申呂賴此田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卽位。杜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蕩及清尹弗忌。杜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此爲妄及然。烝夏姬之罪可償也。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二怨皆在前而今始報者莊王在則不敢共王幼故橫行也

左傳經世少成

通吳晉一

卷九

三

與王子罷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

臣自晉遺二子杜子重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彭士望曰
楚臣修怨
之始楚士
多怨而劉
悍巫臣其
冠首也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殛。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伐巢。伐徐。杜巢徐楚屬國。巢今廬州府巢縣。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又楚遷徐于奚

即許國所嘗遷者子重奔命。杜救馬陵之會。杜馬陵衛地是八月諸侯盟馬陵

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杜因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

上國。杜諸

魏禧曰。巫臣報怨出此奇局。後世中行說等祖此矣。

○怨毒于人甚矣哉。讀此凜然。伍員之適吳。有自來

矣。

彭家屏曰。吳處東南。初不知戰陳之法。地僻民安。國

通吳晉二

卷九

通吳晉二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之福也。自巫臣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不特使楚困於吳，吳亦自是佳兵黷武，無虛日矣。一夫發難，兩國交害，其毒亦甚矣哉。

莒潰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立于池

上。杜：渠邱，公莒子朱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

孰以我為虞。林：言孰虞度。對曰：夫狡焉。杜：狡，猾之人。思啟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况國乎。林：匹夫之勇，且重關以待。

暴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

眾潰。杜：民逃其。奔莒。戊申，楚人渠邱。杜：六月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杜：不量。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杜月十日楚遂入鄆莒邑莒無備故也

杜終巫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臣之言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澆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林澆周匝也辰日辰也澆辰蓋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葛夏則資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

胡安國曰莒破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

城何益乎○禧按胡氏之說固爾然亦有民本未叛以無備禦而逃散者

晉歸鍾儀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南

冠縶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脫之。杜鄭獻鍾

拘執召而弔之。林弔其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

稅解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杜樂之。琴操。南音。杜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

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

而夕於側也。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不知其他。共王年

禮大臣便已為賢不必其他嘗論昭烈臨終誠子善

小惡小等語為匹夫之訓非帝王之訓不知事丞相從

三傳卷十少成

鍾儀

卷九

三

以無... 鍾儀... 潁人也... 南音... 杜楚... 杜鄭獻鍾... 脫... 杜南... 共王年... 昭烈臨終... 誠子善... 丞相從

事如父一語已盡之蓋禪本庸人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但能尊信師傅而已足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左氏貫用數疊文法有多事雖生厭不如國策疊法更佳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文子便見到此賢者志在恤民耳目所及必以休兵睦鄰為務。鍾惺曰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公孫申更立君

秋鄭伯如晉。既會楚矣復如晉何為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

鞮。丁兮反。杜晉鞮別縣在上黨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杜蓋示晉不以執君

為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倒出又敘法曰我出師以圍許。杜示

晉為將。改立君者而舒晉。使杜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改立君晉必歸君。

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即公孫申之謀。三月子如杜公孫班立

公子繻。須杜鄭成公庶兄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杜成太子子

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鄭

子罕賂以襄鐘杜鄭襄公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杜

皆穆公子子然子駟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

叔禽杜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此以成敗論矣

魏禧曰戰敗君執力屈勢阻如宋子魚之於襄公晉子金之於惠公衛元咺於成公鄭公孫申於成公皆陽棄其君而反之真濟變之畧似奇着實穩着也其後則養卒得此意以歸趙王漢高祖得此意以歸大

公子忠肅行此法以復英宗然執其權者有幸不幸焉子金廝養卒幸也子魚見疑賴襄公復國而察之其免於叔武之禍者亦幸也元咺以殺其子公孫申于忠肅以殺其身不大哀哉要而論之為此事者必使吾君知吾所以更立君之意故功成而無後禍國家晏然若無事者廝養卒未實有其事子金乃惠公腹心之臣其無怨明矣鄭衛之使不絕於晉而毫不使君知吾所以謀國之權則亦安得而不憾哉呂好問委蛇偽命非有蠟書之報則無以自白而王維以

疑碧池頭一詩卒從寬典此可以知處變亂之權也君子謀國有爲其事不顧其身不恤其名者有爲其事而必安其身必全其名者于忠肅之取死則先徵君論備矣○叔申爲將二字原非真改立君特以示其意耳却被聞者當真實做遂以貽累蓋繻爲成公庶兄與晉之卜貳圍不同若使初立太子髡頑則亦無憾於成公矣特不知立繻時叔申何在而聽子如之所爲也古今儘有其人之謀本善被後人做壞者當事者及論古者不可不知○諸子世儼曰叔申非

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不密也且叔申所以爲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興亂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呂相絕秦

成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杜魏絕秦。曰：昔逮我

獻公，晉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杜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

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杜

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杜僖十五年秦亦

悔於厥心。此事本晉惠自取語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事無根據說報舊德不得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杜晉自以鄭貳於楚

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

鄭盟。杜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許多數。刺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諸侯疾之。杜時無諸

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却如此平平敘去。全無精神緊透。

無祿。文公卽世。穆為不弔。蔑於我君。何寡我襄

公迭我殽地。何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何說

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林滑晉同姓。我兄弟滑鄭皆從晉。故云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杜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敎之師。何說杜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楚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秦靈

晉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杜螫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

有令狐之役。杜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翦我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在文十二年。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秦桓公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杜不肯稱晉望而共

盟利吾有狄難杜謂晉滅潞氏時人我河縣焚我箕郛杜二邑芟

夷我農功。虔劉杜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杜在宣十

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杜秦桓公

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杜會

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杜季隗廬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

諸文。君來賜命曰。此段理直而敘致亦好。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敘法變。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

天上帝。秦三公杜穆共楚三王杜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此亦不穀。杜楚共告。知畧否。晉自稱。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瞻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徼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經世金 三
魏禧曰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強辭責秦何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負明是非于人而以為事事已是事事人非者必不能勝人何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決無事事合理之事欲言事事合理則中間牽強附會破綻必多故也惟平情以論而摘其是非之重大者則庶幾矣

呂相絕秦舊註以為口宣已命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遣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娓娓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如殺之役以仇報德而以為散

離兄弟傾覆國家刳首之役以為帥我蝥賊尤為滅天理喪本心之言使秦暴其書于諸侯按事折其誣妄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但知賞其文章而不知其誤國事之大也門人請曰晉之多曲是則然矣若必欲作書以宣于秦明吾所以出師之故必如之何而後可曰晉有直而不能自直也表吾之直發秦之曲不背理不失情而權以輕重之術如是而已矣書曰昔先君獻穆相好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狄惠公如梁穆公用集我惠

公不克終德

世傑云四字輕輕帶說不深罪秦

既俾我文公用奉祀

于晉是穆之成也文公帥諸侯以事秦

虛事只輕輕帶說無

有貳心及圍鄭之役穆公背晉竊及鄭盟夫鄭我之

仇讐

洗發

而秦我昏姻也穆棄昏姻以盟吾讎且又戍

之晉軍帥憤怒疾怨欲致命于秦文公恐懼輯師振

旅秦師克還無害則亦既報舊德矣惟穆之故文公

不敢復修怨于鄭

妙擬入一句以甚秦棄昏姻之罪

穆亦不悔于厥

心包蓄禍機以貪鄭文公卽世秦出師于東門是秦

爲反覆歟我文公蔑我襄公而大隕晉也我是以有

殺之師穆又不悛侵迭我河曲取我王官于是二國

交兵金鼓丁甯之聲間歲不絕大小十有三戰則皆

秦貪而敗盟之故

妙不敷交兵之故胡盧提過只以秦敗盟爲罪以文字論之又是通

篇一

惟是刳首之役

稱刳首以別于後令狐之盟

晉大夫以君夫

人命不克執信于秦然且取我武城取我北徵晉不

敢報秦又伐我取我羈馬我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上軍大夫與駢請薄諸河中軍大夫盾不敢夜起

秦師克還則又侵晉入我瑕是晉數退而秦數進也

秦不自量又欲誘降我邊吏師于河曲以割我魏邑

安賊排陷為詞甚直晉願修好棄惡不敢徹聲以求成于秦而
 假手于崇巧入秦罪秦不之顧伐晉圍蕉兵連而不解禍
 結而不息則秦之絕我好也又一總却別一意寡人思念秦
 之舊德又欲邀盟于君寡人先至為君除地于令狐
 君不肯渡河次于王城而史顛實來史顛盟寡人于
 河東寡人亦使卻犇奉盤匱以從君于河曲君歸而
 遽召楚與狄以謀伐我諸侯惡君之二三其德眾叛秣
 馬蓐食以從寡人于軍楚人狄人亦用告我親寡人
 不敢忘令狐之盟妙撮入一句以甚秦敗盟之罪帥諸侯以聽命惟

君圖之門人賴章曰文分三段圍鄭一段割首一段
 轉折到底○諸子世傑曰極其透發使知後此兵端
 由秦而開晉之罪莫大于割首一節遂急急認過使
 秦不得籍口却又輕輕提過先安一節君夫人後
 即卸下秦之屢報過當此是一篇關鍵主意處

絕秦六

卿林不激晉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杜復林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杜孔達甯惠子立敬妣杜定之子林獻

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林即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

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林夫賤者之稱杜定姜言獻公

余是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杜鱗

母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即自是不敢舍其重

器於衛，盡寘諸戚。杜孫而甚善晉大夫。杜備亂起欲以

年衛侯出奔，傳氏邑

丁煒曰：父死不哀，此孔成子所謂蹶其本者。人未有

本亡而可為善者也。婦人如此，相子是見大之識。

獻公不哀而定姜知其禍衛國，石惡不哀而成子以

為不有其宗，故曰孝者百行之原，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

曹子臧辭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杜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晉人

秦從役之勞，苦請諸侯。俟他年。林云：請于晉君，非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杜公

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杜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

焉。林告罪於子臧，且請留。子臧以繫國人之心。乃反而致其邑。林子臧反曹

祿。○處亂人之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林左氏謂曹成

不稱人以執此春秋例也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凡君不道於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此左氏稱人之例以為眾所欲執

也不然則否杜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玉而立之子

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復

請于晉本年夏曹人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杜以曹人重子臧故

子臧反可謂仁至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杜不出仕

○可謂義盡

賴章曰子臧季札曹吳之賢者也國人奉之諸侯重

之當與國家同其休戚而乃矯一己守節之空名忘

社稷安危之大計亦何貴乎當僚光爭國光曰從先

君之命則在季子不從則宜在我使季札有如宋穆

公之所為受位而傳諸光得仁而利國弑奪之禍無

由而興顧乃托聘自出玩國禍而不恤乎故辭於諸

樊之時可也辭於夷昧之後不可也負芻之復視子

臧之反而後歸子臧於此使能聲大義以正弑逆之

罪則國法大明人心大順已縱不欲立昭共文宣之

後豈可無嗣者奔宋反邑但圖潔身何依違苟容一

至此乎吾故嘗曰子臧季札賢而未聞大義者也
彭家屏曰負芻弑君自立人人得而誅之子臧不能
借諸侯之師正弑逆之罪已失之於前矣及晉執負
芻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遂反曹伯亦歸是負芻
之歸子臧之力也弑君之賊而反右之抑何為哉然
而晉亦失刑也夫

華元蕩澤

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蕩澤為司馬杜蕩澤公孫壽之子華喜為司徒杜華父
孫公孫師為司城杜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
寇杜鱗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
肥杜輕公室以為弱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
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杜不能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彭士望曰華元以奔晉要桓族
義當以華元為法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林華元
變生或進退明決於

戴公子孫公孫師宋莊公子孫六官者皆桓族也杜魚石蕩澤向為人

公桓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杜言

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杜言

澤并及六族杜桓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于反以免右師討猶有

宋圍杜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

戊恤杜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彭桓

氏雖亡必偏杜不盡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講杜許

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杜喜

師非桓族故使攻之彭士望曰此際用書曰宋殺其

人一差元必反禍帥國人足見民心向元

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杜睢水名五大夫畏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杜華元

轉帆若太執太矯欲以市重遷延失機乃反杜華元

不可及矣魚石諸人之奔可以為鑒杜元還魚府

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杜負魚石矣

然華元自止而不可後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杜澨水

乃騁而從真兒戲也杜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閉宋城門登陴守禦彭士望曰大作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

使向戌為左師彭士望曰大作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

寇以靖國人杜老佐戴公五世孫

孔尙典曰事有險着必勢不得已而後行又貴見機華元出奔乃義之所在故於魚石之止而請討既許而反國更無遲緩若魚石等則可以不出舍者也當日先斬蕩澤而止華元上也或華元殺蕩澤後自拘於司敗次也何為出舍睢上及華元再止又逡巡不返以自貽出奔之戚冒亂臣之誅哉

三郤害伯宗

晉三郤害伯宗林郤綺郤至郤犇疾其賢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杜晉賢大

夫伯州犁奔楚杜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

地之紀也至言凡謀害君子者是皆與天地為仇敵縱

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持撐自三皇五帝以來若無善人

只是小人庸人擠塞兩間只算得鳥獸草木狂狃榛榛

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

善人天地之紀善衆之主等語一句包蓄千萬種道理

即聖人之經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杜既殺伯宗又驟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

必及於難杜傳見雖婦人

左傳紀世少成

三郤

卷十

七

魏禧曰伯妻數語將默足以容無道免於刑戮危行
言孫等道理註脚得明白透痛直是閱盡人情世事
愈老愈平乃得有此而出自閨房之口可謂明達矣
彭家屏曰書曰籲俊尊上帝是舉賢所以敬天也傳
曰善人天地之紀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是害賢所以
逆天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况殺之乎卻氏之覆
宗也有以哉○三卻殺伯宗韓獻子知卻氏之不免
王允殺蔡邕馬日磾歎王公之無後其事畧同其言
皆驗善人之不可罔害如此

晉敗楚于鄢陵

楚將北師

林楚居南方將爭鄭衛故曰北師

子囊

杜莊王子公子貞

曰新與晉

盟

杜盟在十二年

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杜老歸本邑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隧

林鄭地

遂侵衛及首止

林衛地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杜昔盟數戰之罪民

將叛之無民孰戰

杜為明年敗鄢陵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

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

杜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

以賂而叛

可羞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杜為晉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舉滕侯卒宋將鈕杜樂樂懼

杜戴公六世孫敗諸洧杜敗鄭師也退舍於夫渠杜宋師退舍不做杜不

備鄭人覆之杜乘其不備敗諸洧陵杜洧陵皆宋地獲將

鈕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杜在陳留雍邱縣西北為

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杜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俟也魏世傲曰苦心之言反覺詫異對豪氣喜事人說自不中聽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世傲曰只從自已功名起見必伐鄭乃

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杜代荀庚卻錡將上軍杜代荀

偃杜荀庚子佐之杜代卻錡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杜荀瑩下軍佐於是卻犇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杜古侯反耳杜鄭與

往杜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杜子反將中軍令尹杜子重

將左右尹子辛杜公子王夫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杜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

則可以戰如器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用之不可闕成鄆陵二 卷十 九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杜中
 也。各知其中。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詩頌言先
 無有二心。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莫不得。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成以補其闕。杜闕戰此戰之所
 由克也。說得深細今楚內棄其民。杜不而外絕其好。杜
 不建。瀆齊盟。杜不詳而食話言。杜信不奸時以動。杜禮
 利。不建。瀆齊盟。杜不詳而食話言。杜信不奸時以動。杜禮
 時周四月。今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人恤所底。旨又之其誰致成。杜民不知君上之信

不知所從。人各憂。子其勉之。申叔時知楚之必敗。范文
 恤所底。至之地。子其勉之。申叔時知楚之必敗。范文
 成深識之言。而文。吾不復見子矣。杜言其必姚句耳先
 子見尤高。別有論。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
 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
 紓憂。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語有含蓄。有
 後多少。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衆散敗也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

杜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不復故道在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

皆疆不盡力。

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

暢發深憂遠慮千古名言

厚高遠之言。覺知勇二字。尙屬膚近。唯聖人能外內

無患。自非聖人。

外甯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

曰玩此一語則文子已預定必勝矣前語

似怯不能料敵。豈知所怯正在勝敵哉。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楚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

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爲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

結陳于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陣前決開營壘爲戰

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

以戈然正是借子訓戒諸大夫也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窵。亦輕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林子重子反不和一間也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

林鄭師從楚雖成陣而不整齊三間也蠻軍而不陳。

林蠻夷從楚雖成軍而不整齊三間也陳不違晦。

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

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

杜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

良林王卒以舊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杜巢車車上樓櫓。巢說文。子重使大宰伯州犂

杜晉伯宗子侍於王後。合寫兩軍舉動指點。如王曰：騁

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杜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林伯州犂晉人知

之卒告苗賁皇。杜楚鬪椒子。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共王。

皆曰：國土在，且厚

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只是必大敗矣。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杜震下坤。曰南國。蹇。反。射其

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

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國蹇。王傷不敗。何待

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公從之。有淖。淖泥也。杜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林晉

左右行違。步毅。杜即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

避於淖。

左傳經世少

鄢陵五

卷十

十一

十一

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三軍之車敘於此處又是一法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

侯欒書見公車陷淖鍼曰書退杜在君前故國有大

任焉得專之林言書既當元帥大任且侵官旨也杜載

官失官慢也杜去將而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有三罪焉

不可犯也鍾惺曰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乃

掀許言反杜舉也捧公以出於淖癸已潘廑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黨潘廑之子蹲聚也

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杜言女以射自呂錡杜魏夢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異姓月

也杜異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

泥亦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戶講伏他刀反杜弓衣也以一矢復

命妙想見技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疾免其首胄趨楚子使工尹襄林楚官問杜遺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杜盛也有林韎名襄章之跗注杜韎赤色跗

而屬於跗與袴也杜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

連林韋熟皮也杜鄂陵六

卷十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聞杜猶也蒙甲胄不敢拜命杜禮介者不拜敢告不甯君命之

辱杜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軍事肅手

肅使者而退穆文熙曰御至見楚子屢下而又受其遺

而終至晉韓厥從也杜逐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彭士望曰見此際精神一毫旁

若遲迴兩顧鮮有不悞事者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穆文熙曰再辱國君謂射楚王及獲成乃止卻至從

鄭伯其右莠韓胡曰謀輅五嫁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杜在閔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

車右不同故首當御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君以退已當死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杜無虛

發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杜以手搏晉人以投其

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蔀扶廢欒鍼見子重之旌杜便與

不同彼得亦請曰此處忽接見旌攝飲一段左氏文每

整暇可觀喜忙中偷閒如此然於此追奔殺逐

左傳經世鈔

卷十

鄆陵七

古

之時敘遣使執榼之妙。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摩也。彼其子

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世倣曰：用衆最難得整。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杜飲承

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林御侍也。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某行

識真力定而於空忽呼吸之際，效此迂濶不切之迹，適

自取覆敗耳。故嘗讀北魏書有裴燦者，精神閒邁，性

迂緩不達，變刺膠州。曰：青州賊耿翔等入犯燦，日事

交談，左右白賊已入州門，燦曰：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錄

部衆且付城外，頃之左右曰：賊至，燦徐云：豈有此理，遂

立遇害。每念及之不覺噴飯大笑。晉人每多此種意度，

以當五胡雲擾。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之衝，那得不亡。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杜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種

雅度開羊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

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杜復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林蒐閱車乘。秣馬利兵。林秣穀

利兵。修陳固列。林修明行陳。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也。杜縱楚囚。杜使之。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勿驕。只數語憂危箴戒情詞俱盡。謝

文游曰文子至此已辨一死然當眾得意極矜之際眼

看不得胸中按納不下雖知無益聊自鳴苦衷而已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

還及瑕杜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

子反為中軍帥故云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林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其自歿盍圖之杜終二鄉相惡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杜子反名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歿王使止之可知王初命是實弗及而卒晉侯使卻至獻楚捷

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杜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

季林即卻至食邑于温季其字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杜左新軍而

求掩其上能者位上而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

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杜為明年晉殺三卻傅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

陵杜前年戰還使其祝宗祈歿世倣曰國勢方張無故祈歿

無與而忠君愛國之心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篤摯不釋安得有此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反之又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六月戊辰士燮卒

魏禧曰鄢陵之捷卻氏益驕驕而至於掩上范氏益

退退而至於所歿兩人器量見識所差萬里卻亡而

范興有以哉○國語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

告單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

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

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數語尤深切警人○君縱無道不過歿耳未必至於

滅宗而文子汲汲所歿何哉觀其言曰難將作矣非

懼君之殺已也蓋君驕而臣強上下無常政出多門

國必有弑逆之禍於此而黨臣以成君君雖無道不

能辭亂賊之名於此而輔君以誅臣則君實無道不

可得而輔於此而中立則依違苟免非忠臣義士所

以自處是不如速歿而身不與見其事之為得也其

後欒荀弑厲公召句不往是深有得於文子之意者

若文子身佐中軍實為欒氏之貳豈能置此事於不

與已哉或曰文子不可出亡乎曰亡則絕屬於晉世

爵滅祖廟不祀子孫不保矣故曰范氏之福所謂殺身以存家者與○范文子方是真黃老後之學黃老而失者非毒則弱也

魏世儼曰甚矣酒之悞人家國也子反使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可謂詳審周密醉而未嘗廢職然王召而不能見致使前功盡棄縱敵身歿爲天下笑觀晉人患之乃逸楚囚益可見○楚王傷目楚師已敗子反身爲令尹宜兢惕淬礪乃沈醉於酒歿不足塞責矣

彭家屏曰主闇臣奸國難將作卽不勝楚爲憂方大况重之以鄢陵之功愈滋其驕穉之氣哉文子深慮遠識未戰則欲休兵旣勝則使祈歿良臣心苦最正感人後世如晉武平吳山濤竊嘆其亦有見于茲事也夫○人臣義無外交况當軍旅之際哉卻至受楚子之遺弓而三肅其使是自取戾也不得專咎欒氏矣若子重飲欒鍼之酒與陸抗餌羊祜之藥其事畧同義有別裁未可與是同語也

聲伯請季孫于晉

戰之日杜鄆陵杜齊國佐高無咎杜高至于師衛侯出于

衛杜日獻公亦以是公出于懷杜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

見公杜宣伯杜通於穆姜杜成欲去季孟杜季文子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杜會晉

告日請反而聽命姜怒杜婦人毒甚幸公子偃公子鉏杜

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杜言欲廢公待于壞

隕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杜戰期使孟獻子

守于公宮杜石星日宣伯通於穆姜杜成公以去季孟秋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鞏曰魯侯待

于壤隤以待勝者卻鞏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

諸侯。杜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杜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穆又命公如初。杜復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魏世微曰此

公與季孟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杜鄭不

敢過鄭。杜畏鄭強子叔聲伯使叔孫豹。杜僑如弟僑如於是

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杜聲伯為食師逆以至聲伯

孫以必須所逆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世微曰申胥七日

晉師至乃食。

餓皆至性所乘不能強學食使者而後食。杜晉逆四日不至聲伯

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宣伯使告卻鞏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杜三左腹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語尤切不可從也甯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杜無從也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

文而殺之我斃蔑。杜孟獻子時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杜

子而殺之我斃蔑留守公宮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杜

有貳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有條媿媿可聽

此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邱公還待于鄆。杜魯使子

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鞏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杜親魯甚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

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妙在說得二人

在此而辭在彼者如管召仇也請得甘心之類是也有

以魯之密邇仇讎杜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魯屬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杜謂齊楚則還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范文子生平無一語不合道

季孫於魯相二君杜宜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杜不受卻謀國家不貳杜謂四日不圖其身不忘其

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杜善人子其圖之乃許魯平

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齊聲孟

子杜齊靈通僑如兩家俱是慣賊使立於高國之間杜

比二僑如曰不可以再罪諸侯之國豈不聞其所以奔

卿杜傳亦終言奔衛亦間於卿僑如之佞

三傳經世少成請季孫三卷十

孔子曰曰文子獻子於公申宮守備時卽當遣使告
晉以僑如爲亂緩期之故且僑如上淫國母謀去大
臣若能以會晉之師密速誅之則其禍息矣又僑如
公子偃輩非有羽父之疆故獻子居守卽無如何文
子反國僑如卽奔公子偃卽正國法可見僑如輩不
過恃穆姜欲爲難耳或謂誅僑如誠是矣如國母何
是不然穆姜逼公去季孟又指偃鉏曰是皆君也慶
父哀姜之禍明明見於目前豈得顧私情而陷母於
大惡哉夫以慶父材一語季友卽誅叔牙以靖魯也

况形迹較著莫甚於此乎不此之圖一則申宮傲備
而後行再則申宮傲備而後行幾使僑如得快其志
於晉公與季孟爲無謀矣

齊殺國佐

齊慶克杜慶封父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杜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

乘輦而入於閔杜巷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此豈可召而謂耶然申屠嘉實召鄧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魯桓公責齊姜國武子謫慶克皆以取殺凡此等事

決無中立之勢必須胸有定局然後可發否則姑隱忍以待之耳夫人怒國子相靈公

以會杜會高鮑杜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杜搜

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杜頃國

子知之觀此則知武氏於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

高無咎魏世倣曰國子乃無一言何無咎奔莒高弱杜

子以盧杜高叛齊人來召鮑國杜牽之而立之初鮑國

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杜亦施吉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

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宰相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葵傾葉向日以蔽

能危行言孫魏禧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但攻人之陰

事最難自與豈國子即以鮑牽之言告慶克耶凡以陰

曹無傷戮非忠佞不同所與之人異耳孔之遠曰君

子處無道之國每以正言賈禍蓋君子既出一言久而

忘之小人欲報其恨則凝神注目如貓捕鼠見機即擒

彼即援此為証則君信之不疑而我亦無由辨如聲孟

子惡鮑牽因索客閉門即行其譖是也故曰其默足以

容禮按出言而忘反授人以釁皆是一種粗疎君子

漢唐後黨人坐此正多若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

有體有用君子不如此

佐之帥師圍盧杜討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杜請於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杜疾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

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孔尚典曰

佐先使其子出使于晉甯喜攻孫氏亦乘其父兄不在

呂卻欲誅里克而先使平鄭緩賂于秦古今欲誅渠首

者必離其黨待命于清杜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

往往如是

殺國佐二 卷十

陽平樂縣是為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杜前年國故

甲申晦林故字當屬上齊侯使其情耶士華免杜齊大夫以

戈殺國佐於內宮杜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杜伏兵

不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棄會伐鄭專殺以穀

叛故也杜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言其罪

阿合馬天下義杜使清人殺國勝杜佐之子前年國弱

之况誅淫亂乎杜來奔王湫杜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杜皆

弟哀哉齊為司寇靈公乎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杜佐

不及不祀

魏世儼曰鮑牽見慶克之為告國武子是矣武子不以告君誅淫亂之人是謂不忠召慶克而謂之是謂不知如廬殺慶克不自拘司敗更以穀叛是謂不臣
矣猶有後幸矣

晉殺三卻

晉厲公侈多外嬖杜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豈

誅而立其左右胥童杜胥克之子以胥克之廢也杜宣八年

克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卻犇與長魚矯此人有樂王鮒之風爭田執而梏之杜足械與

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杜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藥

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杜鄆陵戰藥書欲

六間以欲廢之禍蓋於此乎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

戰也卻至實召寡君杜鄆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林卻

以東師杜齊魯衛之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杜荀釐佐下軍居守

卻犇將新軍乞師故云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杜晉襄公會孫倬公也○卽以已意

人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莫與秦檜之同不然豈其

歾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杜謂郟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君盍嘗使諸

周而察之杜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讒人之雄此費

無極諸人舉動也不宜出之于書○余嘗謂呂夷簡公君子中小人也其心術作畧瑕瑜之間與樂書相似

使覘勅廉反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林田獵之禮尊者先殺杜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卻至奉豕

於公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寺人敢奪卿奉於公

後猶未甚可知公曰季子欺余杜季子謂卻至公反以

至殺之已甚矣厲公將作難林去諸大夫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

是欺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怨此等舉動雖悖謬然可為族大樹怨者之戒

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彭士望曰不必攻公討外嬖固無不可曰雖

歾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歾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一語使人心刺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歾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數語有理有情有

倍止百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

無用衆公使清沸離徒回反杜助之抽戈結衽杜裳而

偽訟者杜偽若二人將訟三卻將謀於榭杜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綺苦成叔擊於其位杜所温季曰逃威

也可憐遂趨杜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逃今矯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

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杜謂書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諸卿唯卻氏侈亦無

姦軌之言何謂也而又欲誅書偃盡其所忌亦大罪未嘗陵逼厲公

毒甚矣五王不誅三思則又惜其不知此耳臣請行

去以避禍矯請遂出奔狄矯殺諸大夫以報私怨而固私

侃然為義理正直之言而又先公使辭於二子杜謝書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杜胥童劫而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

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

卿公遊於匠麗氏杜嬖大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

句士句辭猶有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隱孟

左傳卷廿金
姬之讒吾能違兵

杜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

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禧按韓厥保全趙氏卒立趙武所云吾能違兵意謂吾畜於趙氏趙氏有禍吾懼將及而猶能違兵以全趙氏違猶無也明已疆力不畏以見不從書偃弒君亦無所懼所以攝書偃之盛威也註云此

時能去趙氏之兵示不與黨似未是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然焉用厥

也林尸主也言牛老而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

童杜以其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

其大夫杜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歿不以無罪書

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魏禧曰可戒可法

孔之達曰按胥童謀於厲公欲去大族而先三卻使卻氏聞此謀時告於欒氏中行氏與為結約則二氏必不助胥童以自害然後共清君側執胥童魚矯輩殺之亦何不可乃從容謀榭使魚矯得行其計嗚呼彼徒自恃其族之大而不知一人滅之有餘然二卻常害伯宗及欒弗忌此蓋天道不足怪也○禧按三卻多怨恐與二氏不和難相密約然此論可存

晉人迎立悼公... 春王正月庚申...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絺厲公葬... 之於翼... 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 荀罃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 夫逆于清原... 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豈非天乎... 晉惠公謂里克曰... 微子則不及此... 語便卑鄙... 所以不終... 者亦有出路... 固已許書偃... 以不歎矣... 其抑人之求... 君使... 出令也... 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 二三子用我... 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 神之所福也... 衛獻公告甯喜曰... 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 急於得國... 舉動錯

晉人迎立悼公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杜晉大夫絺厲公葬

之於翼杜晉故都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杜言不以君禮葬使

荀罃士魴逆周子杜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

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語便卑鄙，所以不終。○魏禮曰：悼公稱天一語，不特使立君者無權，而絺厲君

者亦有出路，固已許書偃以不歎矣。其抑人之求，君使所自處，處書偃處厲公，經權無不盡妙。

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衛獻公告甯喜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急於得國，舉動錯

摧按牙去
小人次馬
百姓次任
賢者雖一
時並行却
仍有先後
之序

右傳經世金

三

謬所以終致亂然如齊悼公之對陳乞曰器二不匱君
二多難無故而示疑覺致僖子之泣其不灰於僖子亦
耳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杜與諸大夫
入館於伯子同氏杜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杜武宮曲沃逐不
臣者七人杜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
可立杜不慧世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杜朝廟五日而
即位也厲公殺絕故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匿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杜不縱私欲使魏相杜魏子士魴杜士子魏頡
顛杜魏子趙武杜趙子為卿杜此四人其祖父荀家荀會樂驥

韓無忌杜韓厥子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林國

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驥也果使士渥濁杜士子為大傅

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為之使修范武子之法杜林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傅作執

使修范武子之法杜林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傅作執

貞子帥志博聞宣右行辛杜幸將右行為司空使修士

惠於教使為大傅杜林為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

薦之法杜林為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

元司弁糾杜即御戎校正杜主屬焉杜林國語知欒糾之

為戎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杜車右屬焉杜林國語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杜勇力皆車右

暴也使為戎右杜勇力皆車右

命故訓之以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杜省卿戎御而已

共時之使

三傳經世少成

迎悼公二

卷十

三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林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

之聰敏肅給魏絳杜魏為司馬林國語知魏絳之勇而

張老為候奄林軍主斥候之官國語知張鐸遏寇為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杜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林國

使為與尉知籍偃之惇帥舊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杜程鄭荀氏別族

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

訓羣駟使知禮林國語知程鄭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杜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

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又結民無謗言四字

魏禧曰愚謂五霸之位當黜宋襄公而進晉悼公悼

公三王之亞也春秋以來一人而已即位以後任賢

使能功德不可勝紀觀其始立曰及此豈非天乎臨

之以天不與弑君者以立君之權無所歸德也曰立

而不從將安用君正之以大義懼其以廢立為嘗試

且恃立君之德而執利權以亂國故逆折之也曰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明非乘亂苟利汲汲然必於得國

而後已其後諸臣違約者吾得執前言以臨之也又

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歆之以福使有所慕則是不共從君者神所禍使有所畏故曰天曰神懼之也語止四五十字而經權互用剛柔並濟如此乃得之十四歲之童子不亦偉哉漢文帝初立其所以應對諸臣者得爲君之體亦悼公之流亞與賴章問曰書弑君悼公不能正其罪何有於賢其逐不臣者七人不臣孰大於弑君而與於弑君者無與焉可乎曰書之弑雖自利以利國也故春秋書晉書名夫周子之賢聞於四國書迎而立之爲國明矣奸臣之自爲計者

必廢明而立昏故桓温欲廢簡文而馬允贄誤立光王書之爲國明矣且書執國政而得民心其勢有所不可動則反經而用之可也○按不臣七人當是教導厲公爲惡者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也○凡人君之興國家之治莫不由於用賢悼公三駕功過桓文左氏於其初入先爲提出官人一段而結之曰所以復霸將此要緊處十分提明與後世人主看真是苦心其敘晉文復國則於其出亡時急書曰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外傳于齊桓之霸極

張其烈則結之曰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
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皆是古人喫緊爲人處不可
輕易讀過○吳正名問曰古今人君未有無明知忠
斷腹心之臣爲之謀主而能大有爲者故桓公之得
國以鮑叔文公之得國以五臣獨晉悼公異於是其
在周也未聞有人爲之先容其入晉也未聞有人爲
之左右而彊臣大臣拱手受裁發憤修政四鄰畏服
者何哉曰吾於此而知德義之大也夫悼公在周以
幼穉之年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其德義服人者素及

其入國經不近迂權不傷詐則舉朝之君子皆其腹
心豈必植私黨樹舊人以自固如後世人主專倚藩
邸之臣者哉是故內無所援外無所輔以獨身而履
危疑定大業古今以來惟悼公一人而已又問曰悼
公功德幾於王者而名烈不及桓文何也桓文之業
在於尊周攘夷悼公三駕不過爭鄭若其行事於尊
攘之義闕焉弗講是以遜於桓文耶曰然漢高帝爲
義帝發喪雖無關取天下大計却人心於此踴動是
一機括所在故知成大業者最要揀擇名義名義旣

正以才智輔之，便自省力多許。後世奸雄欲圖大事，收人心而先背禮犯義，以撓天下之怒，失豪傑之望者，抑何愚哉。

魏世儼曰：子輿氏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子瞻謂伊尹不以天下動其心，悼公師其遺意。若視得晉國重大，則必制於強臣矣。

彭家屏曰：晉人迎立悼公，悼公曰：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漢人迎立文帝，帝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英主濶達氣象，大約相同。然晉悼逐不臣者七八，而不正

書偃弒君之罪，未免以得國爲利，厲之賊臣。悼之功臣也，以悼之賢而不能討賊，若宋莊齊景，又何責焉。

楚納魚石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杜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城。杜皆宋邑朝如字郟

古洽反郟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箒。魚府焉。杜五子

古報反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穆文熙曰。以三百乘戍

之。而還書曰復入。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杜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曰復歸。

杜謂身本有位本國迎諸侯納之曰歸語告諸侯以言

而復其位。則書曰復歸。杜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皆曰歸。以惡曰復入。杜謂身者為戎首此四條所以明外內

三事區上少成

納魚石一

卷十

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林宋人以楚納五大夫於彭城為患害

西鉏吾杜宋大夫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

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

恨不足此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

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杜崇長也

謂楚今取彭城以塞夷庚杜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

道之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彭士望曰此語使楚聞之可使吳晉及語侯聞之亦可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昔文公成霸而致安疆之功在僖二十八年

亦以救宋始事故敗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

楚遂成數世之霸靡角杜宋地之谷楚師還杜畏晉疆也○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

而不能服楚也

魏禧曰警峭似國策

